

莆仙话可见的鼻冠塞音及其历史演变

戴黎刚¹, 张志梅²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2.浙江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浙江 杭州 321004)

摘 要: 本文拟从明(微)、泥(娘)、疑三母来探讨莆仙话方音史上的鼻冠塞音现象, 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构拟它们的发展过程, 指明了莆仙话和闽南话的鼻冠塞音各自所处的不同演变阶段, 以及演变次序的先后。最后论证了该方言的鼻冠塞音的性质。

关键词: 莆仙; 鼻音; 演变; 性质

中图分类号: H1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06)-03-0010-03

A Changing History of the Prenasals of Puxian Dialect

DAI Li-gang¹, ZHANG Zhi-mei²

(College of Humanity,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iscuss the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MingMu(明), YiMu(疑) NiMu(泥) by tracing the prenasals of Puxian dialect, find out their changing process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sequence between Puxian dialect and Minnan dialect. Finally we come to their natures and relations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Prenasals; Evolution; Nature

莆仙话声母属于闽语的十五音系统。如果我们从共时的角度来看, 莆仙话的声母格局与其东面的福州话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十五个声母: p ph m; t th n l; k kh h ŋ; ts tsh ʃ (s); ø。从上述的声母中, 我们并未发现莆仙话中有鼻冠塞音的痕迹。但是我们认为在莆仙话的语音历史上曾经存在鼻冠塞音。我们还可以从明(微)、泥(娘)、疑三母的历史演变中发现鼻冠塞音的踪迹。因为莆仙话泥(娘)母的演变较为复杂, 所以我们打算留在最后再探讨。这里我们先讨论明(微)、疑母的历史演变, 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泥(娘)母的发展。

一、莆仙话明(微)、疑母的演变

与福州话不同的是, 中古的明(微)母在莆仙话中分成两类, 在开尾韵前读为清塞音 p, 在鼻化韵以及鼻尾韵前读为鼻音 m。疑母也是同样分成两类, 在开尾韵前读为清塞音 k, 在鼻化韵以及鼻尾韵前读为鼻音 ŋ。举例如下:

明(微)	马	买	棉	文	满	门
	po ³	pe ³	miŋ ²	muŋ ²	muə ³	mu ²
疑	芽	吴	银	岸	愿	硬
	ko ²	kəu ²	ŋyŋ ²	ŋaŋ ⁶	ŋu ⁶	ŋi ⁶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明(微)、疑母按照韵尾的不同分成两类, 鼻音前分别读为 m, ŋ, 非鼻音前分别读为 p, k。我们认为明(微)、疑母 p, k 的读法应该是来自与闽南话, 即莆

仙话里的明(微)、疑母读为清塞音 p, k 应该是由闽南话相应的浊塞音 b, g 进一步演变而来。试比较:

明(微)	闽南	莆仙	例字
	b	p	马磨美枚买舞雾无谋
疑	闽南	莆仙	例字
	g	k	我饿鹅吴牛语五遇悟外蚊

闽南话的 b, l, g 和 m, n, ŋ 之间是音位变体的关系。莆仙话源自闽南话, 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比较, 我们很容易拟测出莆仙话的明(微)、疑母曾经有过读浊塞音 b, g 的阶段。莆仙话的明、疑在混入帮、见母之前也是和闽南话一样存在音位变体的阶段。因为缺乏莆仙话的历史语音材料做依据, 我们无法确知这一转变的时间。我们推测大概是在宋代。莆仙话属于过渡性方言, 它是以闽南话为基础, 受福州话的影响而形成的。一般认为莆仙话具有明显的特色的时代应该从宋代开始。浊塞音失去浊音色彩演变为同部位的清塞音是莆仙话的声母系统向其东面的福州话靠拢的重要步骤。所以, 我们认为闽南话的浊塞音在莆仙话中清化的时代也很可能是在宋代。

还有一个更引人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莆仙话里的明(微)、疑母在开尾韵前读为 p, k 呢? 切韵系统属于隋唐音系。切韵声母系统明(微)、疑母的音值, 大家都比较一致地拟定为 m, ŋ。但是在莆仙话里为什么按韵是否具有鼻音色彩分为 p, k 和

m, ŋ 两类? 塞音的成分是从何而来?

我们认为莆仙话的明(微)、疑母在较早的阶段应该是个鼻冠塞音, 即是 mb 和 ŋg。莆仙话里的明(微)、疑母之所以能够两路分化, 是因为明(微)、疑母原本就具有鼻音和浊塞音两种性质。我们可以从闽南话的两个方言岛中得到启示。广东中山隆都话是闽南话的一个方言岛, 它的疑、泥母都被其他方言同化为 ŋ、n。但是它的明母仍然保持着鼻冠塞音 mb 的语音形式。例如:

无	武	月	语
mb ¹³	mb ³³	ŋguet ⁵⁵	ŋgi ¹³

广西平南县也有个闽南话方言岛里疑母读为 ŋ, ŋ 同时有一个音位变体 ŋg。明母也有 mb 的读法(李玉 1990)。以明母为例:

麻	谋	母	篾	秘	明	文	忙
mba ²³	mbɔ ²³	mbɔ ⁵⁴	mbi ⁵⁴	mbi ⁵⁴	mbiŋ ²³	mbuŋ ²³	mbuŋ ²³

我们可以构拟莆仙话里的明(微)、疑母的演变过程如下(下文我们还将继续论证我们假设的可行性):

		*b	p
明母	*mb	*b(m)	m
		*g	k
疑母	*ŋg	*g(ŋ)	ŋ

以明母来说明其演变的过程。mb 是莆仙话最早阶段的语音形式, 其后莆仙话经历了和闽南话类似的浊音 b 和 m 的变体阶段, 最后在东南福州话的带动下, 浊音 b 进一步清化为 p, 混入了帮母。

二、莆仙话泥(娘)母的演变

泥(娘)母在莆仙话里的演变比较复杂。泥(娘)母的演变和来母的演变纠缠在一起。从共时的平面来看, 泥(娘)母和来母仍然是两个音位。这与福州话是相同的。但是莆仙话的泥(娘)母还有一个和来母相混的白读音层次, 这个层次和闽南话相当一致。在这个语音层次上, 仙游话泥母和来母是完全相混的。凡是仙游话里韵具有鼻音色彩的, 必定是和声母鼻音 n 搭配, 如果是开尾韵的, 必定是和边音 l 搭配。试比较下例:

泥(娘)	l	内闹女尿
	n	挪奴耐奶尼农宁铃
来	n	林蓝烂荔卵凉两领岭
	l	罗路吕来六鹿陆龙立

根据语音演变规律的系统性, 凡是具有相似特征的语音应该具有相似的演变方向。既然我们主张莆仙话明(微)、疑母在历史上是鼻冠塞音 mb、ŋg, 那么按照语音的演变的特征, 泥(娘)母也应该同样是个鼻冠塞音 nd。但是从上述的例子来看, 对于莆仙话泥(娘)母早期的音质, 我们至多只能给它定为 nl。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呢?

其实不然, 我们可以证明在莆仙话的语音史上 l 和 d 曾经是处于某种相混或者说是音位变体阶段, 也就是说 d 和 l

以及 nd 和 nl 是相通的。莆田话仍然还有泥母读为 d 的痕迹。莆仙话的 l 和 t 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举例如下:

	闹 ~ 热	女 ~ 生	内	尿
莆田	tau6	ty3	tuai6	tiau6
仙游	lau6	ly3	luai6	liau6

关于莆仙话 l 和 t 具有的对应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日母的演变中得到印证。举例如下:

	日 ~ 头	二 ~ 十	入 ~ 声	汝
莆田	ti?8	ti3	ti?8	ty3
仙游	li6	li3	li?8	ty3

上面的例子很清楚地表明, 莆仙话的 l 和 t 两个音素历史上曾经具有同一性(下文还会继续论证)。l 和 t 历史上应该是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汝”字声母莆田话和仙游话都读为 t, 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更加表明了我们将泥(娘)母构拟为鼻冠塞音 nd 的可行性。

莆仙话中的浊塞音和清塞音的演变关系, 我们上文已经做了探讨。我们已经证明了莆仙话的清塞音 p、k 是由闽南话的浊塞音 b、g 进一步清化而来。根据同样的语音演变规律, 莆仙话的清塞音 t 也可以由闽南话的浊塞音 d 清化而来。因此我们认为浊塞音 d 是莆仙话里清塞音 t 的前身。而在更早的阶段, 莆仙话的泥(娘)母也应该是个鼻冠塞音 nd。试构拟这一演变的过程如下:

		l
泥母	*d	t
	*nd	*d(n) n

在早期的莆仙话里泥母应该是鼻冠塞音 nd, 而后经过了和闽南话类似的 n 和 d 的变体阶段, 最后再由浊塞音 d 转化为仙游话的边音 l, 莆田话则清化为清塞音 t。

也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莆仙话的 l、t 和 d 之间具有同一性呢? 这其实可以从闽南话 l、d 两个音素的音质特征中找到答案(罗常培 1999)。以厦门话为例, 厦门音的 l 是舌尖中、带音的边音。但是舌头极软, 用力极松, 两边所留的通气的空隙很小, 听起来并不像北京话的 l 那样清晰, 而是很像浊塞音 d, 所以厦门人学外语也往往用“老”代替英语的 d 母。

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为闽南话、仙游话泥(娘)母和来母相混的过程理清先后次序。我们可以看到先是泥(娘)母 nd 分出一部分读 n 的字混入来母读 n 的字,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的泥(娘)母的一部分仍然读为浊塞音 d, 莆田话仍然保留这个阶段演变的证据 t。其后, 由于 d 和 l 二者的发音部位以及发音方法都很接近, 所以泥(娘)母读为浊塞音 d 声母和 l 声母成为音位变体, 并由音位变体逐渐转为读 l 声母, 最后完全变为 l 声母。厦门话 l 尚且保留浊塞音 d 若干语音特征的痕迹, 泉州话只是偶然见到, 在仙游话里 l 则是已经完全失去浊塞音 d 的语音特征。至此, 泥母已经完全和来母相混了(相混的是白读音层次)。

三、莆仙话鼻冠塞音的性质

既然我们认定明(微)、泥(娘)、疑母是和切韵音系不同的鼻冠塞音,那么它们是什么性质的音呢?是莆仙话历史上和古越族语言接触的遗留,还是来自于古汉语的遗留呢?

我们认为还是定位为古汉语的遗留比较好一些。有两点理由:

首先,关于古越族在闽地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目前我们知之甚少。如果以很可能和古越语比较接近的侗台语、藏缅语、苗瑶语来和莆仙话的鼻冠浊塞音作比较,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以藏语的昌都话为例(张谢蓓蒂、张琨 1976):

虫	刺	去	虹
昌都	mbɿ3	mbu3	ndzo3
仙游	thaŋ2	tshia6	khy5
		khəŋ6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昌都话的鼻冠浊塞音和莆仙话差别极大,如何证明它们的有同源对应关系实在是个挑战。不可否认,侗台语、藏缅语、苗瑶语存在着很多的鼻冠音的现象,但是其对应的情况大致都与昌都话类似,无法证明其间的对应。当然,也有一些和汉语方言是一致的情况。比如:彝语的“地”读为 ndi,“饱”读为 mbu,川滇黔苗语的“歌”读为 ŋkou2,“富”读为 mpo4,布努瑶语的“袜”读为 mpa4,“打”读为 ntsu8。这些鼻冠塞音和汉语方言究竟是语言扩散的结果还是同源继承的表现,有待于进一步的语言验证。在此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个结论。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汉语本身也有很多的鼻冠塞音现象,而且许多都和莆仙话的鼻冠塞音存着明显的相通之处。客家方言就有鼻冠塞音,在连城与长汀、清流交界的一些方言点如灵地、北团、罗坊、四堡的疑、明、泥母仍然读为鼻冠浊塞音。请看下例:

	女	米	尾	民
灵地	ŋgy3	mbi3	mbɿŋ3	mbɿŋ2
北团	ŋgy3	mbi3	mbɿu3	mbɿ2
罗坊	ŋgy3	mbi3	mbɿ3	mbɿ2
四堡	ŋgy3	mbi3	mbua3	mbɿ2

北方方言也是存在鼻冠浊塞音的。山西的文水、兴县、忻县、太谷等地,疑、明、泥母三纽都分别读为 ŋg、mb、nd。陕西也有类似的读法。从这些方言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莆仙话疑、明、泥母的原始语音形式,同时也可以证实我们将这三母的音值拟定为鼻冠浊塞音的合理性。

鼻冠塞音是上古汉语的特征,我们可以从古注直音中窥之一斑(严学窘 1986)。《吕氏春秋·离俗览》“乃负石而沈与募水”,高诱注云“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明母字,“伯”帮

母字。《汉书·天文志》“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之能”,注云“苏林曰能音台”,“能”泥母字,“台”透母字。塞音和鼻音互注。中古汉语仍然可见鼻冠音。在慧琳《一切经音义》的译音中,明、泥、疑母字常常用梵文的浊塞音 b、d、g 对译。比如,梵语译名 padma “钵特摩花,古云钵头摩,或云钵髻摩,正梵音云钵纳摩”(玄奘《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 d-“纳”。与莆仙话更为一致的是日译汉音。根据严学窘的研究,日译汉音疑、娘、微三纽分别读为浊塞音 g、d、b;明、泥两纽是零韵尾和塞音韵尾字分别读浊塞音 b、d,鼻韵尾字则是分别读为同部位的鼻音 m、n。可见上古到中古,汉语明、泥、疑母都有读为鼻冠塞音现象。到了现代,读为鼻冠塞音声母的地区越来越少,在北方方言区,只有少数的地区仍然可见鼻冠塞音,而在南方的莆仙话中,只能从明(微)、泥(娘)、疑三母共时的变异中寻找鼻冠塞音的痕迹了。

由此可见,鼻冠塞音是汉语南北各方言历史上都曾经有过的语音阶段。不同之处在于,南方方言的鼻冠浊塞音是由历代北方的移民所携带下来的。莆仙话以及客家话等南方方言当中的鼻冠浊塞音正是历代中原人民南迁的证据。

参考文献:

- [1]李方桂.上古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何九盈.上古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3]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 [4]罗常培.罗常培文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5]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6]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7]詹伯慧.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 [8]严修鸿.连城方言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
- [9]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专刊》甲种之十二 1933.
- [10]张琨,张谢蓓蒂.苗瑶语藏缅语汉语的鼻冠浊塞音.《史语所集刊》47本五分 1976.
- [11]严学窘.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C].中国音韵学会.音韵学研究(第二辑)[A].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潘家懿.山西方言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C].中国音韵学会.音韵学研究(第二辑)[A].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史存直日.译吴音、汉音的还原问题[C].中国音韵学会.音韵学研究(第二辑)[A].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4]李玉.平南闽南话的音韵特征几声母的古音痕迹[J].语言研究,1990,(1).
- [15]陈忠敏.汉语、侗台语和东南亚诸语言先喉塞音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1989,(1).
- [16]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母[J].语言研究,1984,(3).
- [17]孙立新.关中方言略说[J].方言,1997,(2).

(责任编辑:徐国红)